

关仁山

著

大雪无乡

Daxue Wu Xiang

“三驾马车”之一关仁山精品小说集

关仁山文集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关仁山文集



大雪无乡

关仁山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雪无乡/关仁山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7. 1

(关仁山文集)

ISBN 978-7-5511-3085-1

I. ①大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1917号

丛 书 名: 关仁山文集

书 名: 大雪无乡

著 者: 关仁山

书名题签: 关仁山

策 划: 张采鑫 赵锁学

责任编辑: 刘燕军

特约编辑: 秦国娟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装帧设计: 鸿儒文轩·书心瞬意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 010-57572860

传 真: 0311-88643225 010-57572860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22. 75

字 数: 33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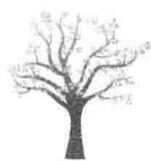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085-1

定 价: 56. 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 ：

大雪无乡	001
九月还乡	044
红雀东南飞	085
风潮如诉	128
太极地	165
闰年灯	193
红旱船	229
裸 岸	266
平原上的舞蹈	305

大雪无乡

这年冬天反常。往年冬天，福镇就有下不完的雪。福镇人喜雪，雪天里赶大集，而且结婚的特别多。福镇女镇长陈凤珍记得自己也是雪天里举行婚礼的。今年镇里经济滑坡，也不至于老天爷动怒。可是到了农历大寒，愣是一星雪花没掉。上了光光的街道除了大集，便显得冷冷清清，更别提那婚礼的热闹了。寒流倒是不断弦儿地来，使镇上有股难闻的气味。

冷节气里，一天到晚净是难事儿。陈凤珍从镇政府搬回家里躲清静。镇政府每天都有要账的，还有农民告状的，眼不见为净吧。其实她的家就是父亲的家。她的丈夫和婆家都在县城。傍晚吃过饭，陈凤珍坐在灯下看书。书是丈夫田耕从城里捎来的，关于农村股份制的书。这些天她迷恋股份制，对现今杂乱无序的乡镇经济，股份制也许是个好招子。这阵儿家里也不安静了，天不下雪患病的多起来，满街筒子都是咳嗽声。陈凤珍父亲是镇上开药铺的，小药铺猛地火起来，父亲的炒药锅昼夜亢奋地响着。连经常在外乡卖野药的弟弟陈凤宝也赶回来，加入家庭熬药大会战。父亲一边捣药一边哼着《扁食歌》。她知道这是民间祭礼古代名医扁鹊的歌，父亲哼了几十年了，凤宝和小媳妇阿香边熬药边调笑。阿香并不嫌弃凤宝的瘸腿。这家伙卖野药嘴皮子练得不善，不仅嘴巴撩人，而且在床上缠绵起来也不差。凤宝说，这年头市场疲软，可有两样不软！阿香问啥两样？凤宝笑嘻嘻地说：一是卖淫的，二是咱卖药的。阿香笑着揪凤宝的耳朵问，你个鬼东西咋知道？是不是在外头嫖女人？凤宝讨饶说俺有色心没色胆哩。父亲阴眉沉脸地训斥凤宝，别胡扯淡，混账东西！那些玩意儿与咱

卖药能往一块儿扯吗？陈凤珍合上书，弄得哭笑不得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她又听凤宝解释说，爹，俺错了，是不一样。咱卖药有淡季，人家可没淡季。父亲生气地骂，你小子中啥邪气啦？咱祖传立佛丹有淡季吗？一年四季都叫好儿。阿香顺杆爬说，凤宝，你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！凤宝咧嘴笑。父亲又嘟囔说，荒年饿不死手艺人，快熬药吧！陈凤珍就听不到他们说笑了，只有单调的炒药声。

北风挺硬，风很响地拍打门扇。冷节气并没冻掉凤珍的热情。刚才父亲说的立佛丹启发了她。她知道立佛丹是祖传医治下肢瘫痪的药。眼下镇里好多企业都瘫痪了，医治它的立佛敢于上项目上规模，勇于负债经营，有了政绩也肥了腰包，轮到陈凤珍接手，赶上银行不放贷，治理整顿烂摊子。一年的光景，镇里经济越治越乱，好多企业关门放假了，银行催还贷款和外地索债的不断。眼瞅快年根儿了，县里又要各乡镇报产值。福镇报啥？她愁。那次去县里开会，宗县长夸他们精神文明抓得不错。言外之意是经济上不去，一手硬一手软了。都知道宗县长器重陈凤珍，不仅仅是赏识她，而且因为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。宗县长当过团委书记，而陈凤珍被宗县长提名来到福镇之前也是团县委书记。陈凤珍能摸清领导意图，一到福镇就将镇团委书记小吴提为副镇长。这种团结方式确实不错，小吴鞍前马后地围她转呢。陈凤珍继续看那本股份制的书，她好像找到了祖传的立佛丹。

这时院里有车笛响。陈凤珍抬头看见副镇长小吴进屋来，脸冻得通红。小吴说，陈镇长，又出事啦。陈凤珍问出啥事啦？小吴说，那几户承包草场的农民，把咱镇政府给告啦。陈凤珍收起书叹道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。小吴说，宋书记让我通知你出庭，潘老五去珠海要债去啦！都是潘老五惹下的祸，干吗要你一个人？陈凤珍沉吟半晌无语。她知道镇党委书记宋鹤年是部队转业干部，跟县委组织部李部长是部队战友。他比陈凤珍早到福镇两年，福镇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潘五兰也是宋书记的人。虽然由陈凤珍挂着公司总管，实际上早已被潘五兰架空，直接由一把手老宋调遣。好事轮不着陈凤珍，被告出庭的犄鼻子事自然跑不了她。潘五兰经理男人起女人名儿，处处晦气，人们都叫他潘老五。潘老五是手眼通天的人物，农民企业家，福镇乡镇企业的创始人。伺候了几任

书记镇长了，喜欢他也好，恼他也罢，谁也动不了他。福镇的厂长们都是潘老五一手提拔的，别人很难插手，陈凤珍发号施令也都是通过潘老五进行。小吴又说，潘老五哪是去要债，分明是躲了。陈凤珍咬咬牙说，我去出庭，变不了凤凰还变不了胡家雀吗？没干成光彩事儿还怕丢人？小吴相信陈镇长能对付过去，可心里还在鸣不平。这场民告官的官司完全是潘老五一手惹起的，潘老五听谁的？还不是听一把手宋书记的？她记得镇塑料厂从西德进口一些废塑料，潘老五提议并一手操办。当时陈凤珍和几个副镇长都提醒他，别上外国佬的当，潘老五眼里压根儿就没他们，他只听一把手的，他向来都这样。废塑料运回福镇，一拆集装箱就傻眼了，全是臭味熏天的民用垃圾，往东河坡一卸，捡破烂的就围上来，还翻出不少黄色画报来。陈凤珍让潘老五赶紧派人看管。正是春天的雨季，雨水将垃圾冲散了，污水顺东河流向那片草泊，不久那片春笋般的芦苇都枯死了。草场是上了保险的，县保险公司来人查看，是废垃圾里的污水污染的。保险合同没有这一项。草场承包者刘继善等几户农民找潘老五，他们要求索赔。潘老五没好气儿地说，俺这儿有100万的垃圾找谁去赔？除非德国佬赔了俺，俺就赔你们！然后潘老五就去给德国佬拨电话。对方哈喽哈喽叫两声就放了，话务员当即朝潘老五要2000元电话费。哈喽哈喽两千块的话柄就在福镇传开了。陈凤珍要求镇党委对这一事件追究责任。宋书记说咋追究？这十几年经潘老五贷款就有两个亿，谁接手谁来还？陈凤珍哑口无言。潘老五这阵儿真成爷了。退休的公安局副局长老徐给他当保镖，还从镇医院聘请了贴身保健医生。有个头疼脑热的病，银行行长都来看他。那些农民不交村里草场承包费，追着潘老五要钱，拖到了冬天也没个眉目。陈凤珍开始也帮着农民说话，后来听说几户农民中有她三姑家，也就不张嘴了。小吴愤愤不平地说，潘老五穷横凭个啥？还不是能欠债。这阵儿黄世仁都给杨白劳叫爷！陈凤珍苦笑说，别这样说，老潘也想把镇里经济搞上去，碰着这样大气候，加上他素质又差，没办法呀！这些天，县里号召各乡镇搞股份制，可谁也不敢动。我想，咱们带个头，摸一套经验出来。不是说，福镇历来出经验嘛！股份制企业 and 股份制公司，就能避免进口废垃圾这样的失误，兴许能把乱哄哄的乡镇经济捋顺过来！小吴颇有疑惑地说，咋个股份制？还不是换汤不换药。陈凤珍解释说，各企业吸收股

份，搞股份制企业，对于镇总公司，各企业和分公司就是股东。企业和总公司分别成立董事会，大的经济活动要由董事会决定，这样的话，乡镇经济才有可能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。小吴点头说，想法很好，不过，这不等于罢潘老五的权嘛，他不会答应的。陈凤珍说，大势所趋，我们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。小吴说，潘老五反对，宋书记也不会支持的。陈凤珍笑笑说，这是给他一把手脸上添光的事儿，他会转过弯儿来的。在乡镇一把手和二把手是有本质区别的，镇里成绩多大，也得记到老宋的账上。小吴摇头说，那难说，宋书记这人难看透！陈凤珍说，他反对更好，反对咱也干。小吴笑了，心想那样出政绩可能就记陈镇长身上了。经济上不去，搞出一套经验来，她见到宗县长也好有话说。陈凤珍站起身，脸上显出被压抑的兴奋说，这场官司打定啦！镇政府是输是赢，都说明搞股份制的必要性。哪找这材料？小吴，你执笔写写吧！然后她披上军大衣说，小吴，跟我去那几家看看。小吴没吱声就跟陈凤珍走出屋子。凤宝拐着身子朝吴镇长摆手说，吴镇长有空来呀，缺医短药的说话。陈凤珍瞪凤宝一眼说哪有咒人吃药的。凤宝嘻嘻地笑，吴镇长不是刚结婚吗，俺说的是那种药。陈凤珍说瞧你个没正经的。小吴边笑边往外走。陈凤珍骂归骂，她从心里挺服气这个瘸弟弟。凤宝研制了一种民间补药挺畅销，他姐夫田耕来了就朝他要这药。陈凤珍生得高高壮壮的，而田耕是个戴眼镜的瘦弱书生。他跟陈凤珍头一宿见面还行，过两天就支撑不住嘴里老讲股份制，吃上凤宝的药就再也不讲股份制了，天一落黑就朝凤珍身上乱摸，惹得陈凤珍烦他了。自从她调到福镇来，田耕才不大吃这种药了。

小吴开那辆旧 212 来的，是镇里钢厂淘汰下来的旧车。陈凤珍钻进去感觉四处跑风，冷乎乎的。好在他们要去的草上庄离镇子不远，吸袋烟的工夫就到了。这村的地皮儿陈凤珍踩熟了，她三姑在这村，她从小就跑三姑家玩。草场被污染事件，她也跑来几次，为那几家农民办了点实事。她怕因她出庭，这几家农民心里有负担，就来说说。车路过三姑家门口的時候，陈凤珍扭头望了望，看见三姑院里屋里围了好多人。她怕是出啥事了就让小吴下车看看。小吴看回来说三姑正上香算命呢，好多远道来的农民，屋里盛不下在外头等着。陈凤珍半晌无语，叹一声示意小吴快开车。三姑上香算命看病是收钱的，她知道就得

管。她在汽车拐弯的时候看到三姑家门楼上插满了灰白的艾叶，三姑管这叫桃符。艾叶在寒风中瑟瑟抖动。她不明白三姑为啥成仙了呢？她不信，可有那么多人信。想起来三姑命够苦的，从小就浑身多病，二十出头就瘫痪在炕头了，东求医西寻药，家都败了也没啥起色。后来又建议她去远村的一个大仙那里看看。三姑说那行吗？三姑夫说有病乱投医看看再说。三姑被马车拉着去了远村的大仙家里，大仙一见她就给三姑跪下了，并学了两声蛤蟆叫。大仙说他是蛤蟆仙，而三姑是狐仙，仙中之王，请她赶紧出道上香，有病自除有祸也自消了。三姑半信半疑回来操持上香。果然如蛤蟆仙所说的，三姑上香能看病看宅看命相，自己的病也好起来，在这块地儿上声名大振。陈凤珍委实弄不明白，也不想去弄明白。三姑托她父亲捎信给她，注意这小人亲近那贵人的，她还能升官的，陈凤珍一概不睬。一个乡下老太太该成组织部长了。不过，近来她还真听到风声，说三姑将草上庄全村老少都算服了，连村支书、村长都找她，卖地建厂等大事都请三姑踏看风水。村委会研究好的决议，愣让三姑的香火给否了。陈凤珍听到又好气又好笑，让父亲给三姑捎信别太张狂了，否则影响太大，别怪她这个当镇长的侄女无情。陈凤珍问小吴说，你信我三姑那套吗？小吴迟疑一下说，这年头的事儿没准儿，啥也不能全信，也不能不信。陈凤珍笑说，小吴啥时也学油啦？小吴板了脸说，不是油，你三姑够神的。就拿镇塑料厂来说吧，当初潘老五选东河岸边的老坟地当厂址，厂长老周也是草上庄的，老周就请你三姑看看风水，你三姑说这地方凶，压着龙头了，建厂准黄。潘老五被老周骂了一顿，还是没挪地方，结果咋样？一开工建房就砸死了人，门口那段路老翻车。厂子建起来就没盈利过，潘老五又从德国进口废塑料，是垃圾不说，又惹出这场官司，厂子一进夏天就关门了。陈凤珍听得心里嗖嗖冒凉气。她说，别说了，听起来怪吓人的。哎，今晚上，咱们见见老周。小吴点头开车，不一会儿就在村民李继善家门口停下来。风大了，铜钱大小的树叶满地滚动。

李继善人缘好，每天晚上家里串门的都是一屋子人。大伙正为官司开庭的事钱钱，见陈凤珍和小吴进来都挺吃惊。李继善的父亲见陈凤珍就说，陈镇长呀，俺们这几户打官司可不是冲你呀！早知是你出庭，俺们就撤诉啦！都是潘老五那杂种给俺逼到这份上啦！陈凤珍朗笑道，没事儿，公司是镇里的，我是镇长

出庭是应该的，我就怕你们有顾虑，才来看看。一句话说得李继善一家子挺感动。李继善说，陈镇长没给俺们少操心哪！陈凤珍示意大伙该唠啥唠啥，然后她就盘腿坐在大炕上烤火盆子。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陈凤珍如鱼得水。她说坐在老乡的大炕上心里踏实，上了法庭也有根哩！李继善端来一盘子瓜子，陈凤珍一边嗑瓜子一边逗大伙说实话。好多人有些拘束，同着镇长好像没啥可唠的了，陈凤珍就往股份制上引。她听说这几户农民承包草场的形式是股份制。这回李继善和乡亲们就打开话匣子了。陈凤珍让小吴找塑料厂厂长老周来。老周与李继善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好哥们儿，这阵儿在家歇着，一直为这几户农民幕后出主意。老周怕伤了潘老五，一直不敢在公开场合亮观点。听说陈镇长叫他，犹豫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来了。陈凤珍问他一些塑料厂的情况。她看出老周有些慌，额头沁出青虚虚的冷汗。老周检讨似的说，都怪俺无能，没把厂子搞好，辜负了陈镇长和潘经理的希望。陈凤珍笑起来说，咱们不是开批斗会，你尽管拿观点，你看厂子还有救吗？老周想了想说，咋没救？荒年饿不死精明汉，只要干，还是有救的，主要是管理……陈凤珍再往下追问，老周就不再说了。她看出他的心思，只要潘老五不乱插杠子就行。陈凤珍说，镇里马上推广股份制，完全科学管理，按经济规律办事。老周脸松活了说，真正是好招子。我们早就盼着改革一下，要是股份制，我和李继善两人承包塑料厂。陈凤珍与小吴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笑起来。老周叹道，镇长，我看着那堆机器扔着心疼哩！真打实凿地干吧，不干没出路。小吴笑道，阎王爷不知小鬼难受，你不怕那块地方犯邪气？老周不好意思地说，那不算啥，人正能压邪，再说，求三婶子上香给寻个破法儿，准能镇住。陈凤珍和小吴大笑起来。小吴举手指指点点说，他×的，这日子确实有邪气，是得靠正气拨一拨啦！陈凤珍笑说，瞧，小吴也上仙儿啦！一屋子人都跟着笑。说说笑笑直到深夜风息，陈凤珍和小吴才回到镇上。

涉及潘老五的经济案连法院都很怵头。要不是被告方陈凤珍在法庭上替原告说话，恐怕这案情又羊屙屎似的拖下来。陈凤珍在县城找了宗县长，想尽快将这码啰唆事了断，也把抓股份制的想法都向宗县长说了，宗县长挺支持。法院判定由福镇农工商公司向七户农民赔偿草场损失费40万元。回到镇上，陈凤珍就到处找钱，总公司的账上没钱，镇财政也没钱。偏在这时山西某煤矿来

了一拨儿要账的。上半年镇里铁厂和瓷厂用煤都是潘老五从这个煤矿赊来的，粗一搂就有百余万。镇党委书记老宋和陈凤珍好生接待，让煤矿客人吃好玩好。老矿长跟镇领导哭穷。矿上开不起工资啦。这次再要不回钱去，工人们就得把我吃喽。陈凤珍心里挺难过。她看见老矿长拿着速效救心丸，时时就含两粒，她又害怕出事。看来劝是劝不回去了，只有等潘老五从珠海回来。陈凤珍让小吴找来镇铁厂朱厂长，她命令朱厂长把客人陪好，就抽身出来与宋书记商量股份制的事。

宋书记每天都保持一个短暂的午休，无论春夏秋冬都这样。下午3点钟左右，陈凤珍就来到宋书记的办公室等他，宋书记却4点钟才从休息室里出来。他见陈凤珍看报等他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仰脸打了个喷嚏，连说感冒了感冒了，感冒脑袋就沉，脑袋一沉就是一个漫长的午睡了。陈凤珍看了看宋书记多皱的脸，感觉他苍老了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已经到了不提拔的年龄，儿子女儿大学毕业都在县城工作。潘老五也派镇里工程队在县城为宋书记盖了栋两层小楼，也有了退路。镇上工作是难，再难也不是自己的事。他不相信这年头还有为工作愁死的。有时他真不理解陈凤珍，她忙得脚后跟打脑勺子，忙半天有啥起色？福镇发展到今天是用钱堆起来的，不是哪个忙出来的。他嘴上的口头禅是，人随势走。陈凤珍在老宋身上的感觉总是发生误差。老家伙的更年期到了，本来应该高兴的事却立马沉了脸。关于搞股份制，陈凤珍又把老宋估计错了。老宋当兵出身，功臣似的脾气嘴还损。他对陈凤珍提出的股份制不以为然，边喝茶水边说，凤珍哪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想通过股份制来治理这个烂摊子，把工作抓上去，这是官话；私话呢，搞出个经验捞点政治资本，能往上升一升。这没错，谁年轻都想闯一闯。不过，你们团系统的干部有个通病，干事轰轰烈烈没下文，开始就是结束。陈凤珍脸通地红了，争执说，只要路子对，我会干到底的。老宋摆摆手说，别急，别急，听我说完。我是说，搞股份制，别是秋后的黄瓜棚空架子。目前福镇最大的难题是缺钱，钱，懂吗？陈凤珍心里乱糟糟的静不下来，生气地说，这样胡整，多少钱也会败光的。老宋依旧笑说，别激动，凤珍！我不是反对股份制，只怕费力不讨好。陈凤珍干脆就端出进口废垃圾一事讲股份制的迫切性。她说，股份制就能避免失误，它能逐步使管理科学化，走上良

性循环轨道。也许，我们这茬领导不能受益，可后来人会记起我们的。从某种角度说，股份制也是一场革命！老宋说，你说得挺悲壮啊！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谁都想弄个刀切豆腐两面光，可这是福镇。福镇的狗屁事够你研究一辈子的。陈凤珍不服气地说，哪儿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。老宋呵呵笑道，凤珍，你别误解我。搞股份制我没啥意见，关键是白弄了也搭不了啥！陈凤珍自知说服不了他，默默一想，一张嘴巴两张皮，横竖由你去说，出水才看两脚泥呢。她问宋书记啥时开动员大会？老宋说，等潘经理回来再说。他不回来，我们咋动？陈凤珍没说啥，自知她和老宋在福镇动经济，是丫鬟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。按常规，潘经理应是在镇党委镇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，眼下却啥都倒过来了。没办法，她只有傻呵呵地瞎等了。如果潘老五在南方被女人缠住，看来股份制还得像这西北风白刮腾。她出了宋书记的屋，就到小吴办公室里放怨气。小吴说她头发长见识短，见怪不怪吧。陈凤珍气糊涂了，嘴里也带了脏词儿，这××潘老五走了快半拉月啦！是要账还是旅游？小吴听见这话，忍不住抿着嘴笑，陈镇长急了也敢捅词啊！别急，告诉你，潘老五后天回来。陈凤珍问你咋知道？小吴说，昨天跟文化站的小敏子打麻将，我套出来的，露透社消息忒准哪。陈凤珍知道小敏子是潘老五多年的姘头，人长得一般，挺白嫩的，有股刁骚劲。丈夫过去是军人，复员后让潘老五安排到福镇驻海南办事处了，潘老五喜欢小敏子，也舍得给她花钱。有一年夏天，潘老五给小敏子买来一件高档连衣裙，小敏子穿上又露又透的，人们就叫她露透社了。潘老五的老婆恶声败气地来文化站跟小敏子闹，被潘老五一脚踢回去。老婆怕离婚，就忍气吞声装着没看见。陈凤珍听小吴说出露透社有消息，心里就踏实了，只要潘老五出差与小敏子有热线联系，就说明他在外头没叫别的女人缠住。陈凤珍叹道，唉，山西那要账的还没走哇！她感觉心口有啥东西堵得慌。

捂了好久的雪，终于在黄昏落下来。雪片子好像在天上焐热了，落在陈凤珍的脸上也不觉凉，还有股子日头的气息。她在雪地里愣了半天神，正准备去食堂吃饭，小吴颠来告诉她，正如露透社所说，潘老五一行到家啦，而且还要回了欠债200万。陈凤珍与小吴回到办公室，陈凤珍拿围巾扫去头上的雪说，小吴，你给老潘家打电话，说晚上到镇政府开会。小吴说镇长又犯路线错误，

潘老五这会儿能在家？陈凤珍说他不先回家去哪儿？小吴说准在露透社，不信咱俩打赌。陈凤珍摇头说，老潘毕竟还是镇里的招聘干部，他会注意影响的。小吴说你不信我给小敏子家拨电话。随后他拨通了小敏子家的电话，传出小敏子娇滴滴的声音。小吴怕小敏子打诳语，一张嘴就蒙开了，我是吴镇长，潘经理找我有急事，他让我打这个电话。小敏子支吾两句，还是让潘老五接了电话。小吴一听潘老五的声音，怕老家伙翻脸骂他，就赶紧把电话塞给陈凤珍。潘老五听是陈凤珍的声音，心里恼，嘴上还是蛮客气，汇报汇报要债情况，问她现在吃饭没有？陈凤珍逗他说，潘大经理不回来，我们吃啥？吃雪都不下，还得老潘回镇子，镇上就下雪，连老天爷都知道溜须有钱的。潘老五说，别跟你五叔逗，咱们都去福斋楼涮羊肉！就把电话挂了。陈凤珍放下电话说，小吴，果然给你猜着了，往后就叫你吴大仙吧。小吴说，你赌输了，晚上你多喝一杯酒。他们说笑着奔福斋楼去了。

雪纷纷扬扬下得紧。天黑下来，白雪照得人总想闭眼睛。陈凤珍走在雪地里，远远地看见潘老五的奥迪车驶过来，车里坐着小敏子。在福斋楼门口，她才发现是潘老五自己开的车，潘老五跟小敏子来了。陈凤珍记起，去年在县城开三级干部会，散会那天，招待所里摆满了接人的豪华车，明眼人发现好多厂长经理们车里有女人。小敏子就坐在潘老五车里，人们也都见怪不怪了。不过，陈凤珍发现那些乡镇长挺眼热，却不敢明来，吃行政饭儿的顾虑多一些。这时陈凤珍透过雪花，看见潘老五穿着皮夹克挺着肚子往楼里走，小敏子颠颠地跟着。到楼上雅座坐下来，陈凤珍才发现潘老五这次回来脸呈菜色，人没瘦，后脖颈鼓出一骨碌肉疙瘩，眼神儿还那么亮。好几个女人都说潘老五眼睛带钩儿，陈凤珍倒没觉出来。潘老五张罗着点锅上羊肉，又问陈凤珍喝啥酒。陈凤珍说随便，反正我喝不多。小敏子说，那就喝孔府家酒。潘老五笑说，对对，喝孔府让人想家。小吴暗笑，你想啥家？回到镇上半天了，也没进家门一步。陈凤珍说，把宋书记叫来，他可能喝！潘老五摆摆手说，老宋感冒重了，让他家里焐汗去吧。咱们喝！出门在外，挺想你们的。陈凤珍心想这话应该对着小敏子说。小敏子为潘老五脱下皮袄，抖着油脂麻花的袄袖子说，在外准没少喝，看这油袖子。潘老五哈哈大笑说，不喝酒，这200万能要回来？南蛮子灌我酒，一万

块一盅酒，你算吧！老子喝完最后一盅酒，醉眼一看，全没人影儿啦！我以为他们故意丢下我，出了酒店门，才听说那群屎包们全钻桌下哼哼呢。陈凤珍担心道，你后来咋样？潘老五，我带着凤宝配制的解酒药呢。甭说，凤宝的药挺灵，这小子有点鬼头门儿。陈凤珍就咯咯地笑开了。小吴边笑边逗潘老五，潘经理，凤宝的解酒药灵。那个药更灵吧？潘老五见小敏子拿眼瞪他，就支吾倒酒将话题避过去了。喝了几杯酒，陈凤珍的脸就红扑扑好看了。小敏子喝雪碧，小脸白雪一样，潘老五就喜欢皮肤白的女人，小敏子白脸蛋儿跟陈凤珍一比就更让他怜爱了。陈凤珍不时瞟潘老五，她在盘算咋跟他提股份制的事，还有法院替李继善几户农民追赔款的事。她感觉跟宋书记说话累人，跟潘老五说事就轻松，这家伙头脑简单直来直去，要是喝到兴头儿上，跟他说啥都应承。陈凤珍见潘老五喝欢喜了，举着酒杯吼了两嗓子京剧。他喜欢京剧，没少拿公款往县京剧团里赞助。陈凤珍趁潘老五高兴就把事情说了。潘老五拍着胸脯子说，其实我全知道啦！陈凤珍马上想到宋书记给他通过电话。小吴却说，老潘是不是露透社的消息？小敏子拿拳头捶着小吴肩膀笑骂。潘老五罚了小吴一杯酒，自信地说，吴老弟，不是跟你吹牛，福镇的事都在你老哥手心攥着呢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呢，你小子说。小吴笑着说是，心里骂着老杂种。小敏子看陈凤珍脸色不好，就圆场劝酒说，陈镇长，别听他胡吹六侃的，咱俩喝一杯。陈凤珍已经头晕了，强撑着完全是为说事，潘老五拿话点她，点到痛处也火了，她把酒盅往桌上一摔说，老潘，你把话说明白，是不是我和小吴哪点惹着你啦？潘老五愣了愣，扭脸对她说，凤珍，这是哪跟哪啊？你五叔向来高看你，我这大老粗说话没溜儿，你还不知道？甭说别的，就凭凤珍替我出庭这一手儿，我就感激不尽哪！小吴插嘴说，是哩，陈镇长出庭冲谁？还不冲你老潘？这回你可别叫陈镇长坐蜡啦。潘老五顺着小吴的杆儿爬，连说，凤珍哪，我潘老五说话算话，欠那几家的钱，从这200万里出！陈凤珍嘴角渐渐浮了笑影说，是哩，快把这点事解决了吧，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办呢！潘老五接下话茬说，不就是股份制的事吗，这事五叔也支持你！有人给我报信，说搞股份制是罢我的权，我不听这套！事在人为，权是啥东西？“又”一根“木”头！权得看你咋使啦。镇里企业上人，都是一群土打土闹的家伙，是得来点洋玩意儿，提高提高！人家南方

企业，早就股份制啦！股份制能救活福镇，替我把贷款还上，我算是抱着猪头找着庙门儿啦！是不是？你五叔脑筋不老吧？陈凤珍虽然听着别扭，但她心里还是热乎乎的，老潘办事比老宋痛快。她笑笑说，股份制哪有那么神？替福镇还贷款？有一点是肯定的，符合经济发展规律，最终受益的还是福镇。潘老五大咧咧地说，我不是那意思，靠股份制来钱，喝西北风吧！我同意干，关键是也不搭啥！然后就张罗喝酒。陈凤珍从潘老五最后一句话里听出他跟宋书记是通了气的。他们是一个年龄段儿的酒肉朋友，连说话都臭味相投。明摆着，潘老五和宋书记对股份制是应付，她挺知足，他们不跳出来反对就成，小车不倒保管推着走吧。末了，她又跟潘老五喝了两盅，脑袋嗡嗡的吃不下羊肉了。潘老五的大嗓门儿将旁边雅座里的山西客人引了来。他知道老矿长带人来了，想明天再见面，没承想铁厂朱厂长也带他们到这涮羊肉来了。这样见到老矿长一行，潘老五挺尴尬。老矿长和另外三个人端着酒杯过来敬酒。陈凤珍看出客人是一肚子气。老矿长心脏不好，喝的是矿泉水，边喝边埋怨说，老潘，你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，是不是躲我们？潘老五说，老哥，别误会，我今天刚下飞机，晚上又没看见你们。老矿长不依不饶，你小子是瞎了眼，还是黑了心？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去了我们那儿好吃好喝不提，连陪睡的都供你挑！好，现在给我们晾起来啦！良心呢？潘老五恼了脸，没等他反驳，小敏子醋劲儿上来了，她站起身指着潘老五的鼻尖说，闹半天你在外边……话没说完就披上大衣跑下楼。潘老五一直在小敏子面前营造正派形象，被老矿长捅破了。去年小敏子被染上了性病，她整天审潘老五，潘老五说洗澡盆传染的，好说歹说总算蒙过去了，这回真麻烦了。陈凤珍端行政这碗饭，思想属传统型，她过去根本容不下这些，到福镇来见多了，心里腻歪表面还得应付过去。她站起身说，老潘，我去看看小敏子！潘老五心里惦着，嘴上充硬说，别管她，婊子养的，连句玩笑话都吃不住！然后他一挥手喊上酒，我他×以酒表忠心吧！山西客人就都并到这桌来，陈凤珍举杯对山西客人说，老潘刚回镇上，打电话约我商量为你们筹款的事，你们别冤枉老潘啊！老矿长又含了一粒药丸说，得看潘老五喝酒的态度啦！潘老五脱了毛衣，摆开喝倒一片的架势。陈凤珍酒喝得有些飘浮，又看出这群喝酒的人情绪不大对头，就说自己有事起身告辞了。

到晚间，雪已很厚了。陈凤珍看雪里的街景跟白天没啥两样，那些临街的窗户亮着，映得半个街筒子白里透红。雪前的街道脏乱，雪后就十分爽人眼目。她觉得眼前有些恍惚，走路时整个人像踩在雾上，周围啥声音也没有。她在自家门口站了一阵儿。父亲的小药铺子黑着灯，房顶、墙头和附近的草垛蒙着积雪。这阵儿的心情明显跟酒桌是两样的。她厌烦酒桌，桌上虚头巴脑的话说得累心，乡镇工作又离不开酒桌，喝酒就是团结，多好的关系久不喝酒也生分，就会带来瞎猜疑。其实，她与老宋潘老五等人没啥隔膜，就是刚来时总躲他们的酒局，才慢慢被他们视为异己的。形势逼着她也喝白酒了，殊不知嘴馋吃倒泰山，这无边的吃喝风何时能刹住呢？她不知道在将来的股份制运作里还要喝上多少酒呢。想起潘老五酒桌上说的一句话，她就无可奈何地苦笑了，看看自己袄袖子也脏了。雪越下越猛，她就裹紧脖领进屋了。阿香一个人看电视，父亲和弟弟不在家。陈凤珍问爹和弟弟干啥去啦？阿香说他们爷俩去北滩林子里打兔子啦。陈凤珍嗯了一声就倒水喝，暖瓶里空空没开水。阿香正津津有味地看一部都市爱情片，边看边念叨，瞧人家过的日子，瞧人家的爱情多带劲儿。陈凤珍没理她，她早就看出阿香是个好吃懒做的坯子。她模样儿俊，弟弟又残疾，凤珍和父亲只有宠她。陈凤珍红头涨脸地呆坐一会儿，正想烧壶水，看表已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，里边正播出中国农民奔小康纪实专题，时常涉及股份制，她有空就看，她让阿香拨中央二台，阿香不愿意。陈凤珍心里有气，表面还得哄着她。她说，阿香，你不是喜欢姐姐的花围脖儿吗？就送给你啦。阿香乐着试围脖儿去了。陈凤珍拨到二台看起来。那里讲股份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。她由此联想到福镇的班子，算强还是不强？越想越没劲，甚至有点像喝了涮锅水一样恶心。这时候，父亲和弟弟扛着猎枪回家了。凤宝的枪上挑着四只血淋淋的兔子。父亲拍拍身上的雪，摘下两只兔尾巴耳暖，弯腰操刀挖兔眼。陈凤珍看见父亲脸上的肉棱冻得紫红，就劝他先歇歇。父亲说误了时辰兔眼就废了。凤珍这才想起祖传立佛丹的药丸里有兔眼睛当原料。凤宝斜斜歪歪走到陈凤珍身边说，姐，今晚我们看见红兔子啦。陈凤珍问，咱这块地儿上还有红兔子？别是撞见黄鼠狼了吧？凤宝一口咬定是红兔子。陈凤珍知道祖传药书上说红兔子眼睛做立佛丹最佳。父亲在一旁拿手掂着红乎乎的兔眼睛，深

沉的老脸天真无邪地笑了。他说，明晚咱们打红兔子！凤宝咧嘴说，红兔子那么好打吗？比人都精鬼！父亲洗完手，捋着黄白的胡须笑，连狐狸都斗不过好猎手，何况红兔子。陈凤珍心疼父亲说，保重身子骨儿吧，爹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别为几个钱，连老命都搭上。父亲瞪陈凤珍一眼说，你以为你爹是个老财迷？你爹活了这把年纪，最重义气。俺打红兔子都是为了你糊涂爷呀！陈凤珍问，糊涂爷咋啦？凤宝插言说，糊涂爷下肢瘫痪啦！在敬老院里炕吃炕屙遭尽了罪。陈凤珍哦了一声，明天我去敬老院看看糊涂爷。她知道糊涂爷是她们家的恩人。瓜菜代年月，糊涂爷省下口粮送给她家。凤珍上大学那年家里穷，连件像样的衣裳都买不起，糊涂爷将自己的皮袄卖了，给凤珍添东西。凤宝小时候特别淘，七岁那年爬老树掏老鸱窝摔下来，不是糊涂爷救得及时，小命就难保了。陈凤珍动情说，糊涂爷是好老人哪，给他做立佛丹可千万别收费哩！父亲说那自然，收糊涂爷的钱还叫人吗？凤宝说，糊涂爷是五保户，要是公费，咱就收！父亲黑着脸吼，啥费也不能收！陈凤珍同意父亲的观点。睡觉前，陈凤珍还觉头晕，就朝凤宝要解酒的药，凤宝一拐一拐地送药过来，阿香追过来说，凤宝，你看拿错药没有？凤宝细眼一瞧，叫了声妈呀补药。阿香咯咯笑，该死的，不是我心细，叫大姐这宿咋折腾呢？陈凤珍吃下凤宝换过的药，躺在炕上感到十分疲累，不再想股份制，倒真觉得自己骨分肢了。她扯过一条被子，蒙头盖脑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陈凤珍被父亲扫雪的声音弄醒了。她穿好衣裳，洗了脸，就见小吴挺急地走进屋子。她见小吴脑袋上没雪，才知雪停了，但她看见他脑门有块血痕。不等她询问，小吴就哭丧着脸诉屈。昨晚上陈凤珍走了不久，酒桌上就出事了。潘老五心里窝着股鸟火，三说两说就跟山西客人闹崩了，他口口声声说人家煤质不合格，不减价就不给欠款。山西客人见老矿长犯了病，上来跟他闹，潘老五犯浑一抡酒瓶子，还把人家伤了。小吴上去拉架也挂了彩。陈凤珍吓得腿杆子都打战了，骂道，这个潘老五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！客人呢？小吴说人家连夜就走了，陈凤珍问，客人伤得重不重？小吴说是轻伤。陈凤珍又问，老潘咋样，伤了吗？小吴说他没伤，醉得一塌糊涂，我和福斋楼的老板架他回家啦。陈凤珍唉声叹气，埋怨道，就潘老五这素质，还咋搞股份制？小